

红丝带译丛

梁春芳 / 主编

非常女人

Second Stage

[美] 贝蒂·弗里丹 / 著
邵文实·尹铁超 / 译



女性事业和爱情问题的实用指南

打破性别角色的两极对立，建立更为和谐的男女两性关系

《非常女人》是充满才智，充满同情，恰中肯綮的。
它是一种教育。它提供了一门行为的课程。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红丝带译丛

梁春芳 / 主编

非常女人

Second Stage

[美] 贝蒂·弗里丹 / 著
邵文实·尹铁超 / 译

09706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38

©1981 by Betty Friedan

©2000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红丝带译丛

主编：梁春芳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杨 群

非常女人

Feichang Nüren

〔美〕贝蒂·弗里丹 著
邵文实 尹铁超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4.375·字数 280 千

2000年1月第1版·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317-1248-2/I·1184 定价：20.80 元

永远飘动的“红丝带”

肖 巍

乍一看，便感觉到“红丝带译丛”的名字起得好。“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这套丛书似一条飘动的红丝带，超越文化、跨越时空把男女两性的心灵连接起来。

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在探索和追求两性之间的爱与和谐。《诗经》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西方古代传说中的“阴阳人”被宙斯截成两半之后仍在各自为了对方而叹息，时刻寻求着与对方的交融、拥抱和融为一体。如今，我们已经迈进 21 世纪的门槛，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此起彼伏，现代性的“自我”也在后现代的反光镜下变成了多元的、不确定的、流动的五彩碎片，可即使如此，人们对两性之间爱与和谐的追求仍旧不变。

在世界性的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中，许多人对女性主义仍抱有种种误解，以为女性主义要把男女两性对立起来，在性别之间展开一场大战，想像着女性主义要创造一个“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的时代。也有人相信，女性主义者是不想找男人的妇女，因为她们太丑陋；女性主义者是不想要男人的妇女，因为她们是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是想成为男人的妇女，因为她们想同时获得男女的特权；女性主义者是仇恨男人的妇女，因为她们想通过失去女性的吸引力来“惩罚”男人。然而事实上，女性主义的出现只有一个最朴实的初衷，那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机制，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化的进程，为每

一个人提供了平等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女性也不再满足于自己在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地位,开始有了新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新生活的追求中,她们与自身、与社会、与异性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于是,就有了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有了人们从各个学科领域为解决这些冲突提出的方案,也就有了我们案头的“红丝带译丛”。

除了对女性主义种种误解之外,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人们对女性主义的定义也是争论不休的。然而,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是以消除性别歧视和结束妇女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革命。女性主义者是指真诚地投身于这一社会运动,并参与其思想文化革命的任何男女。女性主义不是要把女人都变成女性主义者,或者把“女性男性化”和“男性女性化”,而是试图研究性别关系如何透过文化和意识形态被建立起来和维系下去,研究性别的社会文化构成;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重新思考“男性”或“女性”的含义,根据时代的发展探索两性关系变化的新特点,从而人为地减少两性冲突,使两性关系在新形势下达到新的平衡,新的和谐。“红丝带译丛”目前收入了被称为“美国妇女的马丁·路德·金”的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的三部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女性白皮书》和《非常女人》。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这些书,就会发现,作者是一个和谐和人类进步的积极倡导者,她试图打破性别角色的两极对立,建立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强调两性之间的平等和关怀,追求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有人性的理想社会。

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性别本身便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塑造,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每一段历史都可以

成为性别意义的创生者，它恣意按以自己的知识、理念和梦想去想像和设计。性别的意义不会固定于某种模式之中，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它永远包含着比自身多得多的内容。人们可以对未来的性别寄托无限梦幻般的理想，但只要这理想还带有歧视和压迫，女性主义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如果这歧视、这压迫消除了，女性主义便会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红丝带译丛”的一些作者所持的女性主义立场无非是在反对性别歧视中不懈地追求着一种新的性别意象。

近距离来看，这套“红丝带译丛”为男女，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惑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先来看女性的事业。无疑地，每个人的成功都与他的“成就动机”紧密联系。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表明，在一部分女性中存在一种事业成功的心理障碍——逃避成功和恐惧成功。因为她们担心伴随这种成功而来的是被异性和社会的拒绝，担心自己越成功，越独立，就越会失去女性形象，成为失败的妻子和母亲。因而，她们在事业的追求中没有自信，想为男人和家庭孤注一掷。《做一个自信的女人——改变你的观念 改变你的生活》和《不要为男人孤注一掷——悠游在爱的波涛中》两本书向女性阐明这样一个真理：女人永远不能依靠男人来实现自我的完善，必须做一个独立的人；女性是可以创造任何奇迹的人，但前提是需要自己大胆地设计这种创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女性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么人类将获得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由此来说，女性倘若还像从前那样恪守“女性形象”，那么将对人类资源以及其他方面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不难发现，一些有能力的女人总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无法摆脱事业与家庭的矛盾。《聪明的女人

聪明的选择——找准奉献的尺度》向新世纪的女性揭示：要改变自己以往单方的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角色，不要盲目地成为他人的负担者，要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树立合理的目标，在帮助他人成功的同时为自己创造一种既充满创造力，又悠然闲适的人生。

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曾在自己的研究中让女性敞开心胸，痛痛快快地谈论自我和道德，谈论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困境。她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一书记录了女性的这些声音，并提出一种女性心理发展的理论。她由此成为与“诺贝尔奖”齐名的“格劳迈耶教育奖”的获得者，她的这本著作也成了国际畅销书。由此可见，人们非常期望读到以访谈方式记录他人内心的故事。而“红丝带译丛”中的《男性的自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这本书真真实实地展示了男性的心理世界，不仅使男性可以分享这些生活体验，也使女性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伴侣的情感世界。

在人类社会，爱是创造生活的原动力，它使人类的生命超出了大自然的天作之合，也为每个人的岁月谱上了乐曲。然而，我们仍应分清“是爱？还是沉溺？”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创造爱情。同时，爱也是人间悲欢离合的编导，使人们遭遇独身之后，难免痛彻肺腑，这时若翻一翻《遭遇独身》定会获得一种“柳暗花明”，“走过去又是一片天”的感觉。

“红丝带译丛”内涵丰富而又实用，值得人一读，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我们要有借鉴地加以吸收。

纵观人类的历史，追求两性之间的爱与和谐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永远飘动的“红丝带”。

1999年岁末于清华园

译者前言

《非常女人》(一译《第二阶段》)是贝蒂·弗里丹继《女性的奥秘》、《女性白皮书》(一译《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之后的另一部著作。如果说,《女性的奥秘》揭示了50年代美国妇女所受的“无名的问题”的困扰,拉开了美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序幕,《女性白皮书》体现了妇女运动在美国的高歌猛进的话,那么,《非常女人》则是对前一阶段妇女解放运动的清醒反思,并由此引发出深层的思考:怎样使停滞不前的美国妇女运动再现往日的辉煌?

女权主义的主旨是要为妇女争取生而为人之平等权利,因而从一开始,妇女就被视为在几乎所有社会领域都掌握着控制权的男性的对立面。在现代美国妇女运动中,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莉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一书中认为,性具有政治内涵。在现行的制度中,男女两性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支配,而且男权意识已成为人类文化中普遍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倡性政治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倡导建立女性的空间和女性的文化,将妇女和男人视为极端对立的两个阶层,把注意力放在反对男人方面,将家庭甚至孩子都视为

妇女应当鄙弃的东西。但这种做法，无疑如同在泼脏水的同时，连同盆中的孩子也一起倒掉了。随着80年代美国保守势力的抬头，现代妇女运动似乎走上了末路。

贝蒂·弗里丹认为，美国妇女运动是结束了，但结束的是提倡性政治的第一阶段；如果要使得妇女运动在80年代保守的美国政治气候下继续得到发展，就必须努力进入下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围绕这一思想，弗里丹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看法。

弗里丹认为，妇女运动的第二阶段应当是妇女和男人共同参与的阶段。被弗里丹称为“女儿们”的新一代妇女，已经拥有了妇女运动先驱者们为她们赢来的工作的权利，而且将这些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之物。然而，在男性的工作世界里，妇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如果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妇女还想生儿育女，那么她就必须成为一位女强人，否则，她只能选择不要孩子。与此同时，男人在大男子气概的面具下，也失去了自我的个性，特别是当经济生存的压力迫使妇女也不得不参加工作时，他们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否受到了妇女运动的威胁，都成了男人们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男人和女人都感到孤独，他们在相互嫉妒，而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都必须面临自己的人性需求——对爱的需求、对家庭的需求、对工作意义和生活目标的需求——与现行家庭及工作体系之间存在的冲突。弗里丹通过对全国各地不同男人的实地采访，通过对如《克莱默夫妇》等电影中的文化内涵的分析，通过在西点军校这一大男子气概的最后堡垒的切身体验，最终得出结论：当妇女

在原本属于男性的世界中发奋努力之时，男性也应当解除大男子气概的假面，在自己的领域中吸取女性的优点，从而使男女双方能够为人类的生存与和平共同努力。

此外，妇女应当与她们在前一阶段全力反抗的家庭达成新的和解，与爱和工作达成新的和解。对家庭的反抗，使得妇女按照男性/女性的老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寻找女性的身份。这既不能改变变化无常的社会规则，也不能为妇女提供她真正想拥有的完整生活，同时，它还把家庭这一领域交付到了反动的极右势力手中，成为基要主义反对妇女运动的强大武器。家庭作为男女人格的营养基体，是人类共同渴望的归属所在，是爱的所在，因此，女权主义者应该直面妇女对家庭的真实需求，将家庭视为妇女运动的新阵线。但是，在新的阶段，家庭不应当仍维持那种令人怀旧的西部传统模式：养家糊口的父亲、做家庭主妇的母亲，再加上两个孩子；新阶段的家庭应当是当前新形势下不同的家庭形式的组合，同时，家庭中的男女角色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为此，弗里丹还专门提出了公共服务设施与私人空间相结合的新的住房模式的设想。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旨在打破男女性别角色的两极对立，超越性政治，确保始自妇女运动的性别角色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在弗里丹看来，女权主义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反对色情作品等性问题上的做法，只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反动的极右势力有机可乘，将妇女运动引向非政治的一面，使妇女进入社会政治决策主流的梦想化为泡影。第二阶段是一个男女共同参与的阶段，但不是一个不分男女的阶段，它在

男人和女人都对自我的人格有了充分认识,并普遍认可对方人格的情况下,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别,将男性那种线性的、抽象而理性的思维模式与女性那种非线性的、具体而敏感的思维模式结合起来,重构家庭与工作,从而引导整个社会进入一种最具人性的、平等的人类政治领域。

作为美国现代妇女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囿于妇女运动的一种极端观点,而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妇女运动,这应当是所有追求进步、信仰真理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品质。她以她女性的敏感、理性的思维,为我们描述了当代美国妇女运动的现状与前景,她的这部作品,无疑也会对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运动起到借鉴作用。

译者

1999年10月23日

序 言

1989年8月26日,我飞往希内加瀑布。我们的女先驱者们(伊丽莎白·坎第·斯坦顿^①、苏珊B. 安东尼^②及其他人)曾首次在此召开会议,发表了她们有关妇女权利的宣言。

在妇女获得我们的先驱者梦寐以求的选举权七十周年之际,母亲一辈的人和女儿一辈的人聚集在这个历史性的地方,庆祝全国妇女平等日,而她们所面对的,是最高法院撤销了选择的权利^③。

一年后,布什总统否决了生养假^④提案,并扬言要否决幼儿看护法。媒体对妇女的描述越来越趋于传统。很清楚,我们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迈向姗姗来迟的女权主义的第二阶段。

① 伊丽莎白·坎第·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 1815—1902),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曾与其他女权领袖一起在纽约希内加瀑布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大会(1848),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等提案。

② 苏珊B. 安东尼(Susan B. Anthony 1802—1906),美国女权主义倡导者,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会长。

③ 选择的权利(the right of choice),此处特指妇女在生育及堕胎等方面应该拥有的选择权。

④ 生养假(parental leave),指在妇女生育孩子时,给孩子的父母一定的有薪假期照顾婴儿。

贝蒂·弗里丹于全国妇女荣誉厅所作的演讲全文

1989年8月26日

纽约、希内加瀑布

1970年8月26日，将近二十年前，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五十周年纪念日，我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平等罢工。那不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罢工，因为我们对妇女运动的规模还不甚了解。我们刚刚开始组织起来。在我的帮助下创建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组织、全国妇女决策会议、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才刚刚起步。但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妇女组织的意料的是，人们对妇女的平等事业、妇女的人格、我们自己的发言权和我们的命运显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和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有多么强大，因为，在女性的奥秘持续那么多年之后，本不应该再大惊小怪的媒体，正试图将我们污蔑为“烧胸罩者”。于是，我召集了一次全国规模的争取平等的罢工，全国妇女组织中的一些姐妹帮我组织了这次罢工。女权运动的各界人士都踊跃参加，其中有还没有加入全国妇女组织一类团体的年轻激进派，有传统的妇女团体（倡导妇女参政权的老一辈妇女、青年女子联盟、妇女和平罢工协会等），有职业妇女，包括海伦·格蕾·布朗和其他杂志编辑以及从办公室、博物馆、医院刚刚走出来的妇女。那次罢工是一个奇迹。它是自赢得选举权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妇女游行示威活动。我们有五万人走上了纽约市的街头，而在其他各大城市及小城镇，也有同样

多的妇女举行了罢工。在东汉普顿，我们曾在海滩上游行。我们号召：“罢工正热时不要熨衣服。”我们让丈夫们烘烤为义卖而准备的糕饼。我们游行。二十年前我们游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我们严肃而真实的承诺，希望拥有工作和教育领域的平等机会、我们自己的政治发言权、我们安全堕胎的权利、幼儿看护中心。随后，我们怀着真正的渴望开始组织起来，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为那些追随我们的妇女改变了生活的诸多可能性。

如今距现代妇女运动的爆发已经有二十年之久。我们的女儿们已经长大成人。女儿们是伴随着那些权利一起长大的，她们把那些权利看得那么肯定，那么安全，那么不言而喻，以至她们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是宣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的一代。“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要当一名宇航员。”“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要上法学院”。“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还没决定是要做一名法官，向最高法院努力，还是向议会进军。”

今天，在最高法院决定剥夺我们有权做出有关生育这一最隐私、最基本的决定的宪法权利之后，在我们于就业和教育领域赢得的性别歧视法遭到侵蚀之后，在布什政府削弱、削减并实际终止了赞助性行动^①之后，此时此刻，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年轻的一代人，我们的女儿这一代人，宣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的这一代人，正起来捍卫我们过去业已赢得的权利。在这一天，在这个地方，在希内

①：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美国鼓励雇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的具有赞助性质的行动。

加瀑布，我呼吁新一代人，不仅要加入到母亲们当中来，而且要承担起这次伟大的未竟革命的重任，承担起这场停滞不前的争取完全平等的妇女运动的重任，把它带向下一阶段。

我们正处于今日的风口浪尖。传统的看法一直是，我们的女儿们，即那些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那些在席卷全国的婴儿潮^①中出生的妇女，不认同女权主义。这是个极端错误的想法，是由大众媒体播撒下的新的女性的奥秘的种子。如你所知，女性的奥秘是我在二十年前为当时的妇女形象所起的一个名称，那个形象由大众媒体推出后，被所有老于世故的思想团体的宣传工具所接受，甚至为妇女自己所接受。那时的妇女形象与男人只有性的关联，她是男人的妻子，是母亲，是家庭主妇，为丈夫、孩子和家的物质需要提供服务，却从来不是她自己。那一形象抹去了人们对伟大的女权主义先驱者的记忆，抹去了人们对她们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一个世纪的艰苦斗争的记忆。它使“事业型妇女”、“妇女权利”及“女权主义”成为忌讳字眼，这些字眼久已不复被人提起，甚至在一流学府的年轻女性的意识中也湮没无闻。二十五年前，就在《女性的奥秘》出版之前，每位妇女都认为，无论自己多么想拥有丈夫、孩子、家庭、家用电器、铺满整个地板的地毯、洗碗机，如果她对“我是谁”感到迷惘，那么她就是孤独的。她觉得自己站在世界潮流之外。她觉得自己形

①：婴儿潮(baby boom)，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1961年间出现的生育高潮。

单影只。她觉得没有其他人会那么想。她觉得自己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她觉得那是她的个人问题，只应该在忏悔室或进行心理治疗的长榻上向牧师或医生坦白承认。

接着，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开始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命名，我们冲破了女性的奥秘。一旦我们说妇女是人，因为妇女的人格正是其全部意义之所在，我们便开始向我们的目标迈进。实际上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要求我们人的天赋权利、美国人的天赋权利，要求权利的平等，要求在控制我们命运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我们赢得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规，并使之付诸实施。我们赢得了赞助性行动计划。我们为共同起诉^①案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我们改变了自己的语言。我们还赢得了最高法院对罗对威德案^②的判决，使得宪法和《人权法案》（它们在二百年前就写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权利，只不过这里的“民”仅指男人而言）如今不得不得到阐释，保证妇女拥有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生育进程的基本权利。妇女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为自己作出决定，其中包括什么时候要孩子、是否要孩子以及要几个孩子，因而，她们有权得到各种安全、合法、具有医疗保障的避孕措施，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应包括堕胎的权利。选择的权利是妇女人格的基本权利。

继之而来的是为期十年的里根与布什任期，他们向妇

① 共同起诉(class-action)，由一原告或数原告代表多数具有共同利益的人提出的诉讼。

② 罗对威德案(Roe vs. Wade)、美国最高法院对有关堕胎问题做出的最重要的裁决之一，1973年以7票对2票做出，认为政府无权禁止堕胎，从而确立了堕胎的合法地位。

女的权利公开宣战。他们试图使女权主义成为一个忌讳字眼。平等权利修正案^①未予通过；而在堕胎问题上，一些自称是在捍卫生命的势力掀起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歇斯底里的反对浪潮。那些所谓的捍卫生命的势力所捍卫的不是妇女的生命。他们所捍卫的不是妇女的权利和责任，使她们只把自己想要的生命、能够得到供养和照料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所捍卫的不是孩子得到幼儿看护的权利，不是妇女能够赢得并实现她们对工作和家庭两者的责任的权力。他们利用胎儿兴风作浪、使用种种卑鄙伎俩，向妇女的生命和妇女的人格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他们错误地称自己为生命的捍卫者。他们错误地称自己为沉默的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信仰平等、信仰选择权的广大妇女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可在有些时候，当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出现极端主义和歇斯底里症时，当各种强大势力正在煽动那种极端主义和歇斯底里症时，就连政客们也不相信民意测验。

然而，在最近，新生代正开始违背生物钟的规律。是的，她们已经赢得了生育的选择权，可她们还没有获得好的选择，因为美国正处在这样一种可耻的境地：它是除南非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中惟一没有制定有关幼儿看护和生养假的国家政策的国家。所以，新生代不得不推迟生育期，有时要到四十岁时才生孩子。因为她们生孩子生得比较晚，又没有适当的幼儿看护和生养假，新生代在兼顾家庭和工作方面

^① 平等权利修正案(the Equal Right Amendment).1972年在美国议会上通过,规定不得因性别原因而否认或限制公民权利上的平等,但一直未取得多数州的批准成为法律。1982年,这一提案终因逾期未获批准而成死案。